

# 怀念旧居旧时燕

■ 高维忠

我总觉得，春天的第一抹踪迹，不是写在日历上的，而是写在屋檐下的。

那时节，老屋的瓦楞上还挂着冬日的霜，风里还带着料峭的凉，忽然有一天，母亲指着屋檐说：“燕子回来了。”我们仰起头，只见两个黑影掠过天井，倏忽间落在那根积年的梁木上。它们嘴里衔着泥，混着草屑，一点一点地，开始垒一个家。

母亲说，燕子来筑窝，是吉祥的兆头。我那时不懂得什么是吉祥，只觉着这小小的鸟儿，长得实在是好看——乌黑的羽毛，剪刀似的尾巴，飞起来的时候，翅膀一扇一扇的，像要把整个春天都扇动起来。我常常搬个小凳子，坐在屋檐下，一看就是半天。看它们衔泥。从远处的田埂上，从雨后的水洼边，一趟一趟地飞回来，把嘴里的泥巴仔细地糊在梁上。那窝便一天一天地大起来，圆起来，像一个倒扣的泥碗，牢牢地粘在木头上。我总担心它会掉下来，可它从来没有。

后来，窝里有了声音。起初是细细的、嫩嫩的啾啾声，像刚孵出的小鸡，又像风吹过竹叶的响动。我知道，是小燕子出壳了。于是更爱看了——看燕妈妈飞出去，不知从多远的地方，捉回一条虫子，

那窝里便探出几个黄黄的小嘴，张得大大的，争着抢着，挤作一团。燕妈妈便把虫子送进其中一张嘴里，然后又飞走了，一趟，一趟，不知疲倦。

那段日子，屋檐下是我们家最热闹的地方。啾啾声从早响到晚，伴着炊烟，伴着晚霞，伴着母亲在灶间忙碌的身影。我总觉得，那窝里有说不完的故事，有看不完的欢喜。

可是，欢喜有时是会碎的。那天下午，村里一个比我大些的男孩，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在我家门口晃悠。我不知他要做什么，只见他把竹竿举起来，朝那燕窝捅去。我喊了一声，可是来不及了。竹竿戳进窝里，泥块簌簌地落下来，紧接着，一个小小的、毛茸茸的东西，也跟着掉了下来。是一只小燕子。它落在天井的石板上，身子一抽一抽的，眼睛半睁半闭，嘴里发出细细的、几乎听不见的叫声。

我蹲下去看它，看见它的翅膀扭着，有一条腿好像不会动了。那男孩早跑得没了影。我抬起头，看见燕妈妈在天上飞来飞去，叫得又急又尖，一声一声的，像在喊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知道，心里有什么东西，也跟着那只小燕子一起，掉了下来，摔碎了。

后来的事，我记得很清楚。我找了一个小盒子，铺上棉花，把小燕子放进去。喂它米粒，它不吃；喂它水，它也不喝。它只是一直抽动着，一直闭着眼睛。到了傍晚，它不动了。

那天晚上，我哭了很久。母亲说，燕子明年还会来的。可我知道，那只小燕子，再也不会回来了。

第二年春天，果然又有燕子飞来。它们在屋檐下重新筑了一个窝，又有了新的啾啾声。可我总是忍不住想起那只掉下来的小燕子，想起它小小的、抽动的身子，想起那天的阳光照在石板上，照在它闭着的眼睛上。

在那个春天，在那些啾啾声里，有一个孩子，第一次学会了心疼，第一次知道，小小的生命也会受伤，也会离去。

如今，老屋早已不在。屋檐，梁木，天井，都成了记忆里的影子。每年春天，在城市的天空里偶尔看见燕子飞过，我总要停下来，望很久。它们还是那样好看，剪刀似的尾巴，一扇一扇的翅膀。

可我不知道，它们当中，有没有一只，是那年从我家屋檐下飞走的。我也不知道，那只被我放在小盒子里的小燕子，后来去了哪里……



春入深红。吴佰洋 摄

# 盛世花开

■ 邱宏

昆明号称“春城”，这是说它一年四季气候宜人，温暖如春，鲜花似锦。那么如果在春城又逢自然的春天，它会怎么样呢？我这次游玩昆明恰恰是在春城逢春，深深为春城花事而震撼。平日里，昆明就已是鲜花常开，加之山明水秀，春来更是姹紫嫣红，繁花似锦，令人目不暇接，其中圆通山公园就是昆明的赏花胜地之一，也是全国三大赏樱胜地之一。

圆通山公园，是一个免费开放的市内公园，它不单单是以樱花闻名，更是辛亥革命和抗战纪念地，在圆通山上建有辛亥革命云南重九起义纪念亭、滇西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等建筑。

我们是当天下午第一个来到圆通山公园的。明媚而柔和的阳光下，树木新抽出的枝叶呈现一种油油的嫩绿，道路两旁梅花、茶花、桃花灿烂地摇曳在春风中，蔚蓝的天空上不时有朵朵白云轻轻划过。这一路的鲜花绿树，蓝天白云，似乎是樱花大幕拉开前的预演，用厚重的春意为樱花的隆重登场做着精心的铺垫。

我们并没有直接走向樱花盛开的山坡，而是先上行到山顶瞻仰重九起义纪念亭、滇西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后，再从山上俯瞰那片花海。

那一刻，我被眼前的美景深深吸引：半面山的樱花如霞似火，如梦如幻，一树一树的繁花团团簇簇，以一种浪漫的绯红从圆通山顶向山下绵延到山下的圆通路上。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灿若云霞”这个词了，这花海是无数花朵以盛放的姿态汇聚成磅礴的生命力，将昆明的春天热烈而坦荡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单单有花肯定是不够的，必须有赏花的人。游人穿行在花间，与花海一起构成一幅庞大的画卷，让半面山成就了如诗如歌般的壮丽，而我们站在高处，仿佛可以将春天拥入怀中；再极目远眺，那墨绿的西山也收入了眼底，只是滇池在这个时候不再看到翻腾的浪花而是如同巨大的玻璃绿玉一般依偎在西山脚下。

走下山顶，步入花径，我们融入了赏花的人群中，同时将自己的欢乐融入了美丽的花海中。这正值樱花开得极盛之时，粉红的花朵密密匝匝地缀满了枝头，微风吹过，花瓣纷纷飘落，洋洋洒洒，上下翻飞，仿佛天空中飘过了花雨，我们每个人的肩上、头上都接受了花的亲吻。

我们走入花林中，在花枝间细细地观赏，发现这花海并不是全部由樱花构成，那紧贴着花托而开的是樱花，那拉着长长的如丝花柄而开的是金丝海棠了。但无论是樱花还是海棠，花瓣都是润而软的，在阳光下呈出迷人的色彩。阳光透过花枝洒到地面上、游人的身上，形成大小不一的斑驳光影，更妙的是花枝随风摇曳，那光斑也跳动着。

我退出赏花的人群，回到稍高一点的台阶上坐下，静静地看着花海，看着赏花的人。一群群正值青春的少男少女在赏花，不时扬起阵阵笑语，那飞扬的裙袂为花海增添了更多的动感；几对带着孙儿来赏花的老夫子，不时驻足为孩子拍照，大人小孩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为花海增添了更多的喜气；而中年夫妻们无一例外不是十指相扣，就是相互挽着手臂，脸上是一种重回青春岁月的迷醉。最妙的是那几个身穿少数民族服装的姑娘，举着手机在花树间照相，五彩斑斓的衣裳掠过花枝，惊起片片花瓣，她们发间的步摇在艳红的樱花旁跳动着，俨然成了画中人。

我干脆闭上眼睛，让时间静止下来，将心灵交给风，任那拂过花海的微风荡去心灵的尘埃。我睁开眼睛时，身上已经洒落了一层粉红的花瓣，我轻轻地拈起几片，似是捧起了春天的温柔。

“老邱，你老僧人定呀？”同伴打趣地问我。

“哈哈，我可舍不得出家为僧，我们这次赏花是赶上了花开最盛的时间，我们这代人更是赶上了中国难得的盛世，我要好好地享受盛世的恩泽。”春光明媚，盛世花开！

# 阿尔茨海默症(外一首)

■ 荔木子

那棵木瓜树  
忘了结瓜  
问花  
花也不言

曾经的熟悉  
皆为过往  
茫然里  
花落的星空  
装一帧纯粹遗像

抛开浑浊的幻想  
清空心中的祈望  
再没失眠  
再无流浪

记忆的空白处  
原是被清扫过的疾苦  
从此白天和暗夜  
才有了安放

关于

关于衰老  
有人问起养老院  
说起视频  
说到那些热闹

我说  
若老人成装饰  
若只摆弄道具  
你所见  
多是遮羞布

# 春醒

■ 刘梅

草色漫过齿痕般的足迹  
是你——  
比露水更轻的来临

夜色接住星焰的余烬  
是你——  
比尘埃的弧度更静的离去

柳烟涨满思念的汛期  
浮起湖畔那片  
时光浸透的萋萋

风捻动你散落的长发时  
整个春天开始吐息——  
桃瓣解开胭脂的纽扣  
梨蕊拆阅月光的信笺

乌篷船摇皱云影  
游鱼衔走水底蓝天

镜面上并立的山水  
忽然听懂杜鹃胸腔里的  
每寸涟漪

我们醉在倒流的钟摆里  
醉成两枚相望的琥珀  
将春天封存为透明的谥语

不必数飘飞的花籽  
不必量额前新刻的溪流  
请让交错的手纹  
继续生长年轻根系

用眼眸最长的焦距  
对折流逝的光羽  
当所有绚烂沉入怀襟——  
漫山岁月忽然静立  
凝成眉间一粒  
悬停的晨光

# 词四首

■ 陈彪

南乡子·新春

开岁驾祥云，指点江山万象新。斜照鬓边桃李色，微醺，歌彻天涯酒满樽。

烟火正排云，浩荡东风过玉门。花事枝头倾笑语，芳芬，叩响人间第一春。

诉衷情令·感怀

旧楼寒月挂疏桐，节律始人冬。暑寒往来四季，俗务一重重。

怜白叟，慕黄童，叹匆匆。人生何似？千里沙鸥，万里飘蓬。

行香子·陋室逸韵

陋室幽宁，尘满窗棂。旧书案、墨韵微凝。壁残光弱，独守清澄。那破椅斜，残灯黯，旧笈横。

东篱南看，澄怀如影。意悠然、俗务烦应。闲时独坐，静览书经。又笔耕处，墨飞舞，梦牵萦。

定风波·忆童年

静忆童年岁月匆，雀声虫语乐无穷。草地竹间追蝶影，如梦，纸鸢飞舞映晴空。

河水清清鱼鸟戏，心醉，上竿掏鸟乐欢融。如是往常成记忆，寻觅，彼时渐远意难穷。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